

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

周质平摇著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 周质平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04. 12

ISBN 7-305-04888-2

I. ①胡... II. 周... III. 胡适(1891~1962)—人物研究 ②胡适(1891~1962)—思想评论 IV. ①B259.5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48888号

书名 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

著 者 周质平

责任编辑 杨金荣

责任校对 莫瑶菲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
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

电话 025-83592121 传真 025-83592122

电子邮件 cbs@njupress.com.cn

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 15.5 字数 350千字

版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-10000

定价 28.00元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目 录

自序

胡适与鲁迅

胡适与冯友兰

胡适与赵元任

胡适与梁漱溟

胡适与钱玄同

胡适文学理论探源

读胡适的《尝试集》——新诗的回顾与展望

胡适的游记

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

胡适对民主的阐释

胡适英文著作中的中国文化

冷眼与热肠——胡适对政治的两种态度

胡适早期思想中的“爱国”

超越不了“国界”的“是非”

——胡适对中国婚俗的态度：由批判到辩护

超越不了传统的“现代”

——从家书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父子情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chongbook.com

员援胡适笔下的日本摇轱怨

员援胡适的暗淡岁月摇轱怨

员援不思量，自难忘

——胡适给韦莲司的信摇轱苑

自摇摇序

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,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。从提倡白话文到批判旧礼教,从“整理国故”到“全盘西化”,他不但是提倡者,也是总结成果的人。就学术研究而言,胡适的影响及于中国哲学、史学、文学各个层面。甚至于近代中国语法研究,胡适也是少数先驱之一。

就社会改革而言,从丧礼改革到妇女解放,从个人主义到“好人政治”,这些口号和运动都是和胡适分不开的。他几乎成了 20 世纪初期,中国新思潮的总汇。因此,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种种成果,都或多或少地归结到了胡适的身上。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,胡适成了一个不是“首功”就是“罪魁”的两极人物。

在中国现代史上,胡适相信要怎么收获,先怎么栽;有几分证据,说几分话。他不相信权威,不相信捷径,不相信有“包医百病”的“万应灵丹”,不相信社会主义,也不相信“知难行易”的三民主义。他相信“功不唐捐”,努力不会白费。他相信“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”。

在胡适的著作中,虽不乏对中国文化严厉

的批评,和对西洋文明热烈的赞扬,但这种种都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和爱护。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再造。

胡适一生的工作和努力是和中国前途分不开的。如果我们将“中国”这个成分从“胡适”这个名词中抽离,“胡适”立即成了一个虚幻。胡适的功也好,过也好,唯有在“中国”这个大前提之下,才有意义。

本书所收是我多年来研究胡适生平和思想的部分心得。论文内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组,第一组是胡适与他并时学者的比较研究,在胡适与鲁迅、冯友兰、赵元任、梁漱溟、钱玄同的比较中,一方面可以看出两人在思想和个性上的异同,一方面也多少反映了一些时代思潮的侧影。第二组文字则是就胡适思想作专题探讨,他的文学理论,他对科学与民主的阐释,对政治的态度,以及他早期思想中的爱国,都有专文讨论。这些论文除少数几篇曾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以外,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在大陆出版,此次结集出版,在文字上作了一定的增删。

周质平

國曆年 緣月 國日

于普林斯顿大学

胡适与鲁迅

一、序摇摇头

胡适（1891~1962）与鲁迅（1898~1936）是民国以来，在思想史及文学史上，影响最大的两个人。他们都是学者兼为“社会活动家”，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、政府、时局多方面的关怀。他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变革时代，在中国近代的改革中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他们早年都受过传统的中国教育，19岁左右留学海外。胡适去了美国，由农科改念哲学；鲁迅去了日本，由医学转到文学。胡适的这个改变，虽不像鲁迅那么戏剧化，因为看了几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，见到了中国人遭日本人砍头的情形，而发愤要改变中国人的精神，作一个“心理”医生^①；然而胡适毕生的努力，也无非是为中国当时的“病症”，开出了他自己的处方。

^① 见鲁迅《呐喊自序》，《鲁迅全集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，共6卷），卷1，页144。

就近代中国的学术史而言,胡适是个多方面开创新局的人物。在白话文运动上,他是“首举义旗的急先锋”,中国之有新诗,自胡适的《尝试集》始。在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上,他有《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》、《白话文学史》,这些都是开山的典范巨著。在小说研究上,有《红楼梦考证》等十余篇重要学术论文,开一时古典小说研究之风气;在禅宗史的研究上,作《荷泽大师神会传》,校定敦煌唐写本《神会和尚遗集》,并发表有关禅学研究中英文论文多种,为中国禅学勾勒出了可信的历史发展。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中,胡适也是一时之领袖,他提倡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“实验主义”,保持个人人格和思想独立的“易卜生主义”,主张妇女解放。在社会主义披靡中国知识分子的 1920 年代里,他坚持“少谈主义,多谈问题”。在 1920 年代独裁与民主的辩论中,他不因为中国经济和教育的落后,而对中国走民主的道路,有任何怀疑。胡适是继梁启超之后,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领袖人物。

鲁迅在学术上的贡献,除了在小说史的研究和古小说的勾沉上,有创新的建树外,其他方面是不能和胡适相提并论的。但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却为近代中国文学史创一新纪元,使中国的短篇小说彻底地摆脱了晚明《三言》《二拍》式的言情、公案、讲史的布局,在故事中央带些轮回报应、惩恶劝善等等的老套。鲁迅的短篇小说,无论是故事的主题,人物的描写,情节的安排,对话的运用,都开前人所未有之新局。不但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,同时也预示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方向。鲁迅的小说超越了传统小说劝善的道德命意,而是对人性、生命乃至对民族性的反思。至今,中国短篇小说内容之深刻,文字之简练,仍未有能超出《呐喊》《彷徨》的。

鲁迅的短篇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划时代的,但这样前无古人的“新”,却又丝毫无碍其与晚清的小说在历史上的系联承继。不像胡适的新诗,创新有余,而承继不足,从旧诗到新诗有时不免让人有断层之感。新文学运动虽由新诗始,但其成绩却是体现在小说上。

在五四运动前后,胡适和鲁迅无论是对白话文的推行,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,他们的态度都是一致的。可是在政治上,他们却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思想潮流:胡适偏右,而鲁迅偏左;一个崇尚美式的民主自由,一个相信俄共的社会主义。这点政治见解上的不同,终于使这两个曾经同开风气的人物,渐渐的由合作而分歧,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。

鲁迅故世后,其全集的一再版行,铜像的树立,纪念馆的落成,多少有点将鲁迅偶像化的意味。

每当我看到那些颂扬鲁迅的文字,总不免让我想起鲁迅在《骂杀与捧杀》这篇文章里,说到泰戈尔 1924 年访问中国的时候,徐志摩等人“说得他(泰戈尔)如像活神仙一样,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,离开了。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?……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,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。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。”^①而今,鲁迅自己也被说得“像活神仙一样”,我只怕地上的青年们也要“失望,离开了”。而鲁迅也免不了要受到“老大的晦气”。批评家们似乎不懂一个人固然可以被“骂杀”,也可以被“捧杀”。

周作人(1898-1967)字启明,号知堂,鲁迅二弟)晚年,在写给鲍耀明的信中,对时人之捧鲁迅,有极沉痛的话:

① 鲁迅:《骂杀与捧杀》,《鲁迅全集》,卷缘页 缘远

现在人人捧鲁迅,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——我只在照相上看见,是在高高的台上,兀坐椅上。虽是尊崇他,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,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。恐九原有知,不免要苦笑的吧。要恭维人不过火,即不至于献丑。^①

在另一封致曹聚仁的信中,周作人又说:“(鲁迅)死后,随人摆布,说是纪念,其实有些实是戏弄。”^②周作人是当事人,又是后死者,对鲁迅的深知,又远非他人所能及,所以他的见解毕竟高人一等。凡是把鲁迅继续往上捧的人,都应该为了爱护鲁迅,尊敬鲁迅,而三复斯言。

与鲁迅相比,胡适身后的际遇是惨淡得多了。鲁迅死后两年即有全集印行,以后又有“新版”的全集,分别在 1958 年和 1981 年问世,有注解,有各种索引,搜罗之全,翻检之便,堪称中国古今集部之最^③。近几年来又有《鲁迅研究资料》之出版,截至 1985 年已出了 10 辑。举凡与鲁迅有过关系之人、物、事、地,无不为之详细考索,妥善保存。反观胡适,辞世已四十年,不但全集之版行至今没有眉目,甚至连一本完整的传记亦不曾见,更

① 周作人、曹聚仁：《周曹通信集》（香港 南天书业公司，1983 年），第 153 页。

② 周作人、曹聚仁：《周曹通信集》，第 153 页。

③ 《鲁迅全集》首刊于 1958 年，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，收入著作、译文和辑录的古籍，共 6 卷。1981 年到 1985 年之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编辑，只收鲁迅自己撰写的著作，共 16 卷。1985 年的 16 卷本，是以 1958 年本为底本增收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、《古籍序跋集》、《译文序跋集》和《日记》。第 15 卷为著作年表及索引。

不必说立铜像,建博物馆了。以南港故居改建的“胡适纪念馆”,无论是规模、出版、财力、人力各方面都远逊于北京的“鲁迅博物馆”。然而,胡适身后的这点萧条之气、冷落之感,也正是鲁迅之不可及处。胡适全集之所以编印无期,多少是因为他的思想,在国共两面都不讨好。这点双方都觉得“违碍”的事实,正是胡适“独立自主”最佳的说明。胡适“盖棺”虽已四十年,但始终不曾被“论定”,鲁迅却是“棺”未盖,而“论”已定。林语堂说鲁迅愈老而“党见愈深”^①,这话是很耐人寻味的。

1956年代初期,中国大陆各阶层发动了一个历时数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,此后近 30 年,在中国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。这个情形,最近 10 年来,有了相当的改变。不但胡适著作在大陆重新出版,而且有关的传记和研究也随着政策的开放,而日见其多。胡适研究在中国大陆居然很有成为“显学”的趋势。在现有大陆出版的胡适著作中,以 1988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欧阳哲生所编的《胡适文集》5 册,及胡明主编,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《胡适精品集》5 册为最全,但胡适晚年所写的一些重要文字多未收入^②。

有人总是把鲁迅视为苦难大众或工、农、兵的代言人。其实,“五四”前后的知识分子大多瞧不起群众,鲁迅也不例外。“阿 匝”是鲁迅作品中“群众”最好的写照。“群众”在鲁迅眼中,是愚昧、无知、自私的代名词,而他是自居于“超人”的。

① 见林语堂《鲁迅之死》(台北:德华出版社,1980),页 27。林语堂的这篇悼文写在 1936 年 5 月 10 日。原载 1936 年 5 月 11 日的《宇宙风》,第 100 期,题为《悼鲁迅》。

② 如 1988 年由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出版的《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》一书中所收九篇文字,除《自由主义》一文,收入《胡适文集》第 5 册《胡适演讲集》(文句小有异同)外,其余 8 篇都未收入。《胡适精品集》所收稍多,但仍不全。

在铁屋中呐喊,唤醒沉睡的中国人,这正是以先知和救世主自居。

鲁迅的深刻绝不体现在某一个政治理念上,而是体现在他对人性有深层的掌握,并了然于中国人的冷漠与残酷。有些批评家是在一片颂扬之中“厚诬”了鲁迅,把鲁迅讲浅了,也讲窄了。

诚然,如周作人所说:“(胡适)也有他该被骂的地方。”^①只是那些为了政治运动而批胡的文字,却不曾动得胡适分毫。

二、交谊 :由合作到分歧

鲁迅长胡适 10 岁,但成名却比胡适晚。民国六年(1917),胡适以 26 岁之青年任教北大,并由于提倡白话文而驰名全国。这时鲁迅已年近四十,蛰居北京也已五六年,在教育部任佥事,是个闲缺,住在绍兴会馆,平时则以抄古碑、玩古董消遣。五年以后(1922),鲁迅在《呐喊自序》中回忆这段日子:

杂会馆里有三间屋,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,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,而这屋还没有人住;许多年,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。客中少有人来,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,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,这也就是我

^① 周作人、曹聚仁:《周曹通信集》,第 1 辑,页 155

唯一的愿望。^①

这种孤寂落寞的情怀,倒很像胡适 1911 年 12 月 1 日住在纽约时的心情,但这种心境绝非民国初年的胡适所有。初回国门的胡适,真是意气轩昂,讲学,著作,文学革命,社会改良,在各方面他都是一时之领袖,生命绝无“暗暗消去”之可能。

1918 年在鲁迅的生命史上,是极重要的一年。从这一年起他应钱玄同(1918 年 1 月 1 日)的邀请,开始在《新青年》上撰稿,成了新文学运动中重要的一员。著名的短篇小说《狂人日记》就是这一年写成的。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也从这一年开始。从他们的书信及日记中,还可依稀看出两人过从的情形。

初识的头几年,只有鲁迅日记中有一些极简短的记录。胡适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《鲁迅全集》的时间是 1918 年,12 月 1 日的日记:“收胡适之与二弟信”。次年,12 月 1 日有“夜胡适之招饮于东兴楼,同坐十人”一条。一个月之后,鲁迅同周作人到第一舞台看胡适一生中所写唯一的话剧《终身大事》。^②

1918 年 12 月间,鲁迅与胡适曾为《新青年》该不该谈政治有过几次书信往返。胡适主张《新青年》不谈政治,成为一个思想与文艺的杂志,鲁迅则认为不必特别排除政治问题。^③这个意见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交往。同年 12 月,在一封致周作人的信里,胡适还特别邀请周氏兄弟,加入他所发

① 见鲁迅《呐喊自序》,《鲁迅全集》,卷 1 页 19。

② 分见《鲁迅日记》,页 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168、169、170、171、172、173、174、175、176、177、178、179、180、181、182、183、184、185、186、187、188、189、190、191、192、193、194、195、196、197、198、199、200、201、202、203、204、205、206、207、208、209、210、211、212、213、214、215、216、217、218、219、220、221、222、223、224、225、226、227、228、229、230、231、232、233、234、235、236、237、238、239、240、241、242、243、244、245、246、247、248、249、250、251、252、253、254、255、256、257、258、259、260、261、262、263、264、265、266、267、268、269、270、271、272、273、274、275、276、277、278、279、280、281、282、283、284、285、286、287、288、289、290、291、292、293、294、295、296、297、298、299、300、301、302、303、304、305、306、307、308、309、310、311、312、313、314、315、316、317、318、319、320、321、322、323、324、325、326、327、328、329、330、331、332、333、334、335、336、337、338、339、340、341、342、343、344、345、346、347、348、349、350、351、352、353、354、355、356、357、358、359、360、361、362、363、364、365、366、367、368、369、370、371、372、373、374、375、376、377、378、379、380、381、382、383、384、385、386、387、388、389、390、391、392、393、394、395、396、397、398、399、400、401、402、403、404、405、406、407、408、409、410、411、412、413、414、415、416、417、418、419、420、421、422、423、424、425、426、427、428、429、430、431、432、433、434、435、436、437、438、439、440、441、442、443、444、445、446、447、448、449、450、451、452、453、454、455、456、457、458、459、460、461、462、463、464、465、466、467、468、469、470、471、472、473、474、475、476、477、478、479、480、481、482、483、484、485、486、487、488、489、490、491、492、493、494、495、496、497、498、499、500、501、502、503、504、505、506、507、508、509、510、511、512、513、514、515、516、517、518、519、520、521、522、523、524、525、526、527、528、529、530、531、532、533、534、535、536、537、538、539、540、541、542、543、544、545、546、547、548、549、550、551、552、553、554、555、556、557、558、559、560、561、562、563、564、565、566、567、568、569、570、571、572、573、574、575、576、577、578、579、580、581、582、583、584、585、586、587、588、589、590、591、592、593、594、595、596、597、598、599、600、601、602、603、604、605、606、607、608、609、610、611、612、613、614、615、616、617、618、619、620、621、622、623、624、625、626、627、628、629、630、631、632、633、634、635、636、637、638、639、640、641、642、643、644、645、646、647、648、649、650、651、652、653、654、655、656、657、658、659、660、661、662、663、664、665、666、667、668、669、670、671、672、673、674、675、676、677、678、679、680、681、682、683、684、685、686、687、688、689、690、691、692、693、694、695、696、697、698、699、700、701、702、703、704、705、706、707、708、709、710、711、712、713、714、715、716、717、718、719、720、721、722、723、724、725、726、727、728、729、730、731、732、733、734、735、736、737、738、739、740、741、742、743、744、745、746、747、748、749、750、751、752、753、754、755、756、757、758、759、760、761、762、763、764、765、766、767、768、769、770、771、772、773、774、775、776、777、778、779、780、781、782、783、784、785、786、787、788、789、790、791、792、793、794、795、796、797、798、799、800、801、802、803、804、805、806、807、808、809、810、811、812、813、814、815、816、817、818、819、820、821、822、823、824、825、826、827、828、829、830、831、832、833、834、835、836、837、838、839、840、841、842、843、844、845、846、847、848、849、850、851、852、853、854、855、856、857、858、859、860、861、862、863、864、865、866、867、868、869、870、871、872、873、874、875、876、877、878、879、880、881、882、883、884、885、886、887、888、889、890、891、892、893、894、895、896、897、898、899、900、901、902、903、904、905、906、907、908、909、910、911、912、913、914、915、916、917、918、919、920、921、922、923、924、925、926、927、928、929、930、931、932、933、934、935、936、937、938、939、940、941、942、943、944、945、946、947、948、949、950、951、952、953、954、955、956、957、958、959、960、961、962、963、964、965、966、967、968、969、970、971、972、973、974、975、976、977、978、979、980、981、982、983、984、985、986、987、988、989、990、991、992、993、994、995、996、997、998、999、1000。

③ 关于《新青年》该不该谈政治的几封信,收入张静庐辑注《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57年,《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》,页 19-20。

起的《读书杂志》。^①

鲁迅在十几年以后(1933年)回忆《新青年》时代胡适所给他的印象,在《忆刘半农君》这篇文章里,鲁迅比较了陈独秀、胡适之与刘半农三个人:

《新青年》每出一期,就开一次编辑会,商定下一期的稿件。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,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,大书道:“内皆武器,来者小心!”但那门却开着的,里面有几枝枪,几把刀,一目了然,用不着提防。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,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:“内无武器,请勿疑虑。”这自然可以是真的,但有些人——至少是我这样的人——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。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“武库”的一个人,所以我佩服陈、胡,却亲近半农。^②

其实,这段话无非是说胡适“狡诈”而善于作为。几十年来,骂胡适为“反动派”、“帝国主义走狗”的颇不乏人;说胡适阴险的,鲁迅是第一人。也许就因为鲁迅对胡适常怀着“戒惧”之心,所以两人的交往始终仅止于较正式的接触,这从鲁迅对胡适的称呼可以看出,鲁迅在信中始终以“适之先生”相称。鲁迅长胡适 16 岁,又是《新青年》的同事,称胡适“先生”,未

① 见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),上册,页 158:“启明兄:我现在发起这小玩意儿(指《读书杂志》),请您帮忙。豫才兄处,请你致意,请他加入。”

② 鲁迅:《忆刘半农君》,《鲁迅全集》,卷 3 页 361-362

免太客气了，倒是周作人反以“适之兄”称胡适。

看了前引的这段话，不免让我想起胡适“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”的名句，而鲁迅待人之道则往往是胡适做学问的法子，亦即“在不疑处有疑”。

胡适与周作人的过从比鲁迅密切。1924年，胡适曾推荐周作人去燕大任“中国文”一门的主任，待遇极佳，^①后以周作人生病，没有上任，一年后（1925年猿月源日）胡适又特别把周作人介绍给燕大校长司徒雷登（外景社董事兼社总编辑，1918~1950）。胡适觉得“启明在北大，用违所长，很可惜的，故我想他出去独当一面”^②。周作人虽长胡适远岁，但仍受到胡适的“提携”。

胡适不但替周作人介绍过工作，1925年也为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谋到过一个月薪100元的职位。^③

1925年愿月5日，胡适有日记，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周氏兄弟的印象及交往的情形：

演讲后，去看启明，久谈，在他家吃饭，饭后，豫才（鲁迅本名）回来，又久谈。周氏弟兄最可爱，他们的天才都很高。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，而后

① 见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，上册，页155-156。当时的待遇是：“（一）薪俸，不论多少，都肯出。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，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。（二）全不受干涉。”

② 杜春和、丘权政、黄沫选编：《胡适的日记选》，见《新文学史料》，第2辑（1982），页105。

胡适将周作人介绍给司徒雷登的事，参见胡适《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》，《独立评论》，第152号，页155。

③ 见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，上册，页155-156。

明的赏鉴力虽佳,创作较少。^①

胡适对周氏兄弟,似乎并没有鲁迅那样的“戒心”。在文学革命初起的那几年,胡适是将他们兄弟作为“同志”看待的,并深以新文学阵营中得到这样两位高手为幸。这段期间,鲁迅也曾劝过胡适从事文学创作,胡适也颇为所动。1919年猿月源日,胡适有如下日记:

与启明、豫才谈翻译问题。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,劝我多作文学。我没有文学野心,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。我这几年太忙了,往往把许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,很是可惜。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,不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。^②

虽然胡适之把“文学创作”看做是他“自己的事业”,但1919年以后,他除了偶而作些新诗以外,在文学创作上,真是一片空白。而鲁迅主要的成就却在小说上,他的杂文虽然如匕首,如投枪,凌厉无匹,但由于多评时事,今人已经必须借长篇的

① 杜春和、丘权政、黄沫选编:《胡适的日记选》,见《新文学史料》,第 缘辑(1982年),页 100

胡适将周作人介绍给司徒雷登的事,参见胡适《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》,《独立评论》,第 52号,页 100

② 杜春和、丘权政、黄沫选编:《胡适的日记选》,见《新文学史料》,第 缘辑(1982年),页 100

参见胡适《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》,《独立评论》,第 52号,页 100

注解才能看得懂,其可读性与可懂性必随时而俱减。鲁迅传世之作终究还是他的小说。胡适短于创作而长于考据论说。大体言之,胡适学者的成份居多,而鲁迅则文人的习气较深;胡适可入“儒林”,而鲁迅当在“文苑”。

民国六年,胡适与鲁迅书信往返较前几年多,并互赠著作。胡适曾以《西游记考证》、《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》与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等论文赠与鲁迅,鲁迅则以《呐喊》及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上、下两册回赠。^①在这两年书信往返中,两人所讨论的主要是中国的小说。胡适对鲁迅小说史的研究,有很高的评价:

在小说的史料方面,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,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;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,搜集甚勤,取材甚精,断制也甚严谨,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。^②

民国六年,胡适作《西游记考证》,曾多次向鲁迅请教,鲁迅也提供了不少材料。^③有一回鲁迅得知一部百二十回本的《水浒传》,还特别通知胡适。^④在《西游记考证》中,胡适多次提到

① 有关互赠著作的事,分见《鲁迅日记》,页 源源源缘缘缘《鲁迅全集》,卷 源源

② 胡适《自序》,《白话文学史》,上卷(台北 胡适纪念馆,源源,页 怨

③ 参见鲁迅《致胡适》,《鲁迅全集》,卷 源源页 源源-源源胡适:《西游记考证》,《胡适文存》,(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,源源共 源集,如非特别注明,即指远东版),第 园集,页 猿源-猿园

④ 见鲁迅《致胡适》,《鲁迅全集》,卷 源源页 源源